景德傳燈

日

日之函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宋沙門道原纂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旁出三人

一道育禪師　二道副禪師

三尼總持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旁出六世共一十七人三人見錄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峴山神定禪師　寶月禪師

華閑居士　大士化公

和公　廖居士

華閑居士復出一人　曇遼

曇遼復出三人　一延陵慧簡

二彭城慧瑳　三定林寺慧綱

慧綱復出一人　六合大覺

大覺復出一人　高郵曇影

曇影復出一人　太山明練

明練復出一人　揚州靜泰

已上一十四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旁出一百十人見第四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剎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

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悽悽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冑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逮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竝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

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

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
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
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
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
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
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
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
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
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
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内外非明何名爲戒

彼曰我有内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
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
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内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
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
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淨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
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
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
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
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
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

心不動是名爲寂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値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搆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

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

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

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為身　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景德傳燈錄卷三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爲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當感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

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師又詔宗勝
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
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
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
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貧道
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
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
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
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
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

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
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即至王
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
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
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
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
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
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晩一九即迴王聞
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
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

實以衆寶船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歳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巳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過江北十一

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涙曰惟願和尚

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瓶繒帛等師牢讓

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

曰請師指陳師曰内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曰外息諸緣内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師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

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
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
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
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即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智而近愚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　超然名之曰祖

衛之聞偈悲喜交幷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
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衛之曰

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
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衛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
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
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衛之聞語莫究其
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
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
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
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
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
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

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
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
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
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遂孝莊即位雲
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擧朝爲
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
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
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
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

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
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
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
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
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
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
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
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卻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
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

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昔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幷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

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邇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項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愼勿傳之付囑已師乃遊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

是誰非虚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畜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齎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
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
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
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
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
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
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
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
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卻旋
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為四衆廣宣心要
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
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
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神會問曰
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
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
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謫為舒州

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壙取眞儀闍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巳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揵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揵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土大師不括横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眞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敘師承得無紕繆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景德傳燈錄卷三

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内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

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名曰弘忍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横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横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

夕神色儼然使異香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

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遣有塵埃

師曰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讃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

菩提本非樹　心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乃潜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敎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

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音釋

峴 胡典切山名也　瑳 倉何切　瑕疵 瑕何加切 疵才支切　診 止忍切候脈也　瘳 丑鳩

切病瘉也 壖 而宜切海邊也 齋 戕西切持也 阿閦 梵語也此云無動閦初六切 衒 熒絹切 雋 祠竣切與儁同 壙 苦謗切墓穴也 韜 他刀切藏也 筦 古緩切 偘 空旱切 滏 扶雨切 鍼 諸深切與針同 皖 合版切地名也 犍 渠焉切 甄 稽延切察也 蘄 渠之切地名 岐嶷 岐翹移切嶷魚力切岐嶷小兒有知識貌 聆 盧經切德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三卷　計字九千零二十箇
該銀四兩六錢九分
安城沙門可震對　吳門徐普書　溧水端師堯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宋沙門道原纂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共一百八十三人內七十六人旁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二世智巖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一人見錄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

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月空禪師
白馬道演禪師　新安定莊禪師
彭城智瑳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湖州智爽禪師　新州杜默禪師
上元智誠禪師

智誠復出一人　定眞禪師
定眞復出一人　如度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巖禪師下旁出

東都鏡潭禪師　襄州志長禪師
湖州義眞禪師　益州端伏禪師
龍光龜仁禪師　襄陽辯才禪師
漢南法俊禪師　西川敏古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法持禪師下旁出

牛頭山玄素禪師　天柱弘仁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六人見錄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

玄素復出二人
一金華曇益禪師　二吳門圓鏡禪師
道欽復出三人
一木渚山悟禪師　二青陽廣敷禪師
三杭州中子山崇慧禪師
道林復出一人　靈巖寶觀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二人見錄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旁出天台雲居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

牛頭山道性禪師
解縣懷信禪師
北山懷古禪師
牛頭山大智禪師
牛頭山智眞禪師
牛頭山雲韶禪師
牛頭山法梁禪師
牛頭山惠良禪師
蔣山照明禪師
牛頭山定空禪師
幽棲道遇禪師
蔣山道初禪師
牛頭山靈顒禪師
牛頭山巨英禪師
龍門凝寂禪師
襄州道堅禪師

江寧智燈禪師
鶴林全禪師
明州觀宗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山譚頵禪師
牛頭山凝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興善道歊禪師
牛頭山法燈禪師
牛頭山慧涉禪師
牛頭山崇空禪師
幽棲藏禪師
幽棲道穎禪師
釋山法常禪師
莊嚴遠禪師
尼明悟

居士殷淨已前
慧涉復出一人
潤州棲霞寺淸源禪師
已上三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

第一世一十三人三人見錄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揚州奉法寺曇光禪師
隨州禪慥禪師
金州法持禪師
資州智侁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
越州義方禪師
枝江道俊禪師
常州玄賾禪師
越州僧達禪師
白松山劉主簿
已上一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十九人五人見錄

五臺山巨方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荊州辭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大佛山香育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澄禪師　東京日禪師

大原徧淨禪師　南嶽元觀禪師

汝南杜禪師　嵩山敬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潤州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一十八人三人見錄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常山坦然禪師　鄴都圓寂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道亮復出五人

一揚州大總管李孝逸　二工部尚書張錫

三國子祭酒崔融　四祕書監賀知章

五睦州刺史康詵

前隨州神慥禪師復出一人

正壽禪師

前蒙山道明禪師復出三人

一洪州崇寂禪師　二江西褱禪師

三撫州神貞禪師

前資州智侁禪師復出一人

資州處寂禪師

前玄賾禪師復出二人

一義與神斐禪師　二湖州暢禪師

已上一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荊州辭朗禪師法嗣

紫金玄宗禪師
明州大梅山常禪師
塼界慎徽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四十六人一人見錄

終南山惟政禪師
廣福慧空禪師
襄州夾石山思禪師
敬愛寺眞禪師
定州石藏禪師
南嶽日照禪師
蘇州眞亮禪師
弋陽法融禪師
陜州慧空禪師
常越禪師
明瓚禪師
兗州守賢禪師
南嶽澄心禪師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扆裕寺濬禪師
廣陵演禪師
洛京眞亮禪師

澤州古川禪師
鄀州梁山崇演禪師
嵩陽寺一行禪師
曹普州定陶丁居士
前西京義福禪師復出八人
大雄猛禪師
神斐禪師
西京大隱禪師
道播禪師
前降魔藏禪師復出三人
西京寂滿禪師
南嶽慧隱禪師
前南嶽元觀禪師復出一人
神照禪師
前小福禪師復出三人
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前霍山觀禪師復出一人
峴山幽禪師
前資州處寂禪師復出四人
益州無相禪師
亳州曇眞禪師
京兆章敬寺澄禪師
京兆山北寺融禪師
西京大震動禪師
西京大悲光禪師
定境禪師
玄證禪師
西京定莊禪師
京兆藍田深寂禪師
東白山法超禪師
益州長松山馬禪師

起禪師　梓州曉了禪師

前義興裴禪師復出二人

西京智游禪師　東都智深禪師

已上四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

衡州定心禪師　敬愛寺志真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荊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王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前埤界慎徽禪師復出一人

武誠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一人

前敬愛寺志真禪師法嗣

嵩山照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師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云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對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

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
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
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
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
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
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
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
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
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
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
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
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
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
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
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 圭峯判爲泯絕無寄宗引破相
教而印之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
獸銜華來供養南泉云只爲步步蹋佛階梯洞山云
如掌觀珠意不暫捨僧云見後爲什麼不來南泉云
直饒不來猶校王老師一線道洞山云通身去也○
又一尊宿答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僧問一
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如條貫葉僧云見後
如何云秋夜紛紛○又僧問吳越永明潛禪師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潛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潛云牛
頭諸方多舉唱不可備錄 祖付法訖遂返雙峯山終老師自爾法

齊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
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
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
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
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
起師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
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瘡生覺緣心
時緣不逐至知未生前色心非養蕪從空本無念想
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
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

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
不關心心亦不關入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問曰
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
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
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
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
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
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
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
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

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
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
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
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
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
谷響既有聲鏡像能迴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
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
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
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
羈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

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
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
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
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
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卻既知猛火燎還如
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
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
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箇擇明
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
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箇即眞擇得闇出明

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
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
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
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
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
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
幻人化四獵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
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
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
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

眞理復言用無所智慧方便多言辭與理合如如理
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
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
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
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
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
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
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
下口難問曰久有太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
即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

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
基業夢境成差互寶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
沌士哀愍慈羣生訖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
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
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
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
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
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
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四
臘四十一二十七日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

牛頭山舊居金源庵飽泉錫杖泉金龜等池宴坐石
室今悉存焉

第二世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
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
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
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
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
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
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
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

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爲
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
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貞觀
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
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
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
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
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住白馬棲玄
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
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壽

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濮氏投開善
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
詢秘要巖觀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
領悟於是不出林藪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
旦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
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百
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請法師講又
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
曰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

時唐天册元年八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七白
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
家年三十遊黃梅忍大師座下聞法心開後復遇方
禪師爲之印可乃繼迹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
世謂弟子玄賾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
是其一也後以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二年九
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令露骸松下
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幡從西而來繞山數市
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

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青山始
卅歲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
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
禪師出世乃往禮謁傳受正法焉自爾江左學徒皆
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曰爲法器師當有偈示曰
莫繫念念　成生死河　輪迴六趣海
無見出長波
慧忠偈答曰
念想由來幻　性自無終始　若得此中意

長波當自止

師又示偈曰

余本性虛無　緣妄生人我　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

慧忠偈答曰

虛無是實體　人我何所存　忘情不須息

即汎般若船

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云將死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納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

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
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
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
成緣是四方學徒雲集座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
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嘗有安心偈示衆曰
人法雙淨　善惡兩忘　直心真實
菩提道場
唐大曆三年石室前掛鉢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
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
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
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竇五年
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
融大師大師目而許之乃示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
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
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
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

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眞性緣起其義云何
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
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
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
意年中受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眞
宗後居京口鶴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
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譏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
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或有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
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
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
著師曰無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
夜無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於黃鶴山敕謚大律禪
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
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敕賜號天柱寺僧
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峯前
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
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戸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歩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歩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蘂閒師居山演道凡二十二載大暦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起塔于寺北眞身見在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

氣溫粹眞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誡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九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

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敕諡曰大覺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

吾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不蒙和尚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出守玆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前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卿

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居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虚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崇善極生厭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觀卿若昆仲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浹旬帝覩其容顏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韜光法師勉之謁鳥窠爲檀越與結

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時韜光堅白鳥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鳥窠卽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

侍者鳥窠章敘訖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
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旁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
謁牛頭忠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
唐元和中法席漸盛始自目其巖爲佛窟焉一日示
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
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
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
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
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

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巖院僧繼宗問見性成
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
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條然如是明見乃名見
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
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
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
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
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

不然終日見未曾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生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

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内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

一切佛法　自心本有　將心外求

捨父逃走

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三女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衆中尊）荊州支江人也姓衛氏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云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内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黄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

嘗召師不奉詔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谿

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一副師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號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

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迴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皆以為然師既迴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 第二世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

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庶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於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思養聖胎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山不下十年木食澗飲属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師曰有佛有魔秀曰

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皡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恥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晩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壽九十二明年正月建塔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龔氏初結庵居止太守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眞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執觸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隳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號為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師苦口直為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歎曰

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
邏伊語麻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
講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
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
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
來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捻槍帶甲云如何
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某甲淺機請師直
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
久又曰會麼僧云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
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

有僧從牛頭處來師乃曰來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
遶師一帀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迴
師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云應物不
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
源去也師曰歸源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
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僧却遶師
一帀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
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
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
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

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
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瞋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
二年受具戒隷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印
以眞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
者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
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
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
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
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

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
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
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
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
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
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鑪正几
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
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
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

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
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
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
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
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
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
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
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
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
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

不爲妄憍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
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
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
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
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
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
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
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
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
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

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諠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旛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諠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門人建塔焉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第三世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決了眞詮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彊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累辭入山復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第四世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勸請不已自

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居相國杜鴻
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曆元年九月遣使
到山延請踐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
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
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承聞師嘗懸錫於此而後何
往耶曰無住性好疎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遊
勝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擬衣
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
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
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

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
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
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
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又問師還
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
水清影現悟無體念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
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曰
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佛世難
値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
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

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
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
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
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
第一義即無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
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
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
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
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
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

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
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
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
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
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
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
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
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
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
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

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無住禪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音釋

璀取猥切 慥七到切 侁踈臻切 賾士革切 詵踈榛切 瓚在旱切 濬須閏切 怗託協切靜也 縠胡谷切縐紗也 窆陂驗切葬下棺也 爮蒲交切爪爬也 濾良豫切 濮博木切 丱古患切丫角也 萎邑危切枯也 穽疾郢切陷穽也 缶俯九切盆也 灊慈鹽切山名 誄魯水切壘述其德曰誄 殍婢小切餓死曰殍 煬餘亮切 舁羊朱切對舉也 憧昌容切憧憧往來不絕貌 濛汜濛莫紅切汜詳里切濛汜日入處也 亳掾亳白各切州名掾俞絹切官屬也 摳驅侯切褰衣也 皞胡老切 稔忍甚切年也 詭古委切異也 眩熒絹切目無常主也 躅廚玉切跡也 陻伊眞切塞也 袴褶袴苦居切褶音習袴褶騎服也 隳叛隳翾規切毀也叛薄半切背叛也 蛻輸芮切猶化也 盪徒黨切盪除也 鱍北末切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四卷計字一萬三千七百八
十箇該銀七兩一錢六分
安城沙門可震對吳門徐普書進賢丘添祥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